

# 藏傳佛教 普巴金剛修持的轉變

姚曼菁

政治大學宗教系碩士

## 介紹

西藏佛教傳統中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被認為是西藏佛教中的強烈慈悲心的體現，特別是能消除人們對精神實踐的內外障礙而著稱。但是內外障礙又是什麼？據知名的佛教老師頂果欽哲仁波切（1910- 1991）表示，外界的障礙是指四個主要因素（如地震，洪水，火災，颶風等）造成的干擾，以及 Māra（死亡之王）造就的陰謀如疾病，飢荒和戰爭，以及在中陰身時的恐懼。內部障礙是指精神和心理的失衡，情緒崩解破壞身體。這個儀式大多在迎接藏曆新年時舉行，寧瑪、薩迦、噶舉派皆有進行。第一次接觸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是在 Dzongsar Khyentse(宗薩欽哲)仁波切於 2014 年 4 月在台北舉行為期十天的法會。這次活動是為了一些居士即將進行長期閉關而舉辦除障祈福。當我一進會場，看到 Vajrakīlaya 憤怒的形象和儀式的表現，思惟為什麼這與我自己對佛教畫像的認知有這麼大的反差？我開始想要了解更多關於這種儀式的做法，所以從歷史和人類學的角度來探討它的意義。巧合的是，我在 2015 年在政治大學選修一門“宗教人類學”課程介紹維克多·特納（Victor W. Turner, 1920-1983），的儀式理論，對我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因此，這篇論文我將使用他的方法來分析儀式，以及理解 Vajrakīlaya 儀式的施作義意。簡而言之，Victor W. Turner 認為，儀式通過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分離、過渡和重整。我認為從西方人類學家的觀點來分析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可能是一個有趣的嘗試。此外，Turner 的另一部作品“Betwixt and Between: The Liminal Period in Rites de Passage” (1969)，也在過渡階段發展所謂「闕限期」，強調了儀式中進行轉變的理論。

在這項研究中，我想依據 Victor W.

Turner 的理論來分析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的意涵。在 Vajrakīlaya 的儀式中，其主角是金剛槌，它是一種武器，一種匕首，一根釘子能刺戳地面，能穩定儀式的場所。金剛槌的能量在於它的激進，憤怒，和穿透的性質，儀式要求金剛槌佔據中心位置，金剛槌進行殺戮的行為。因此，由於與儀式相關的暴力形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儀式如何被理解，以及更廣泛和有爭議的主題的特殊發展和表達。西方學者 Robert Mayer 從敦煌的手稿中發現，藏人解釋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儀式為“解放殺戮”(liberation killing)。但是，我們如何真正了解西藏佛教“解放殺戮”的概念，特別是在佛教儀式中呢？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是指擺脫困難，危險，再者更早的傳統中，甚至指摧毀或有宰殺的儀式。因此，釋放（消除某人/事物的障礙）之間的界限和易被與方便地用於“消除/摧毀/殺戮”，造成誤解。解脫與殺戮在藏文中是同一個詞彙。在“解放殺戮”儀式的背景下，為了把語意的傳統語境化，我們必須追溯到西藏傳說的羅刹女，她很兇惡，易傷害人，不供奉她，世界就不平靜。為了征服這個惡魔，西藏國王松贊甘布，決定將在她的身材上修造十二座寺廟。在這個敘述中，“寺廟”象徵著匕首，旨在馴服，制服和解放羅刹女。當我們關注 Vajrakīlaya 時，要考慮的第二個元素是馴服 Rudra 的神話，它描繪了這個惡魔最初是不服從和殘暴，導致了他自己在地獄中的滅亡，隨後投生為強大的惡魔，他成為偉大的原始犧牲品的受害者。最終由 Heruka 執行“解放殺戮”降伏 Rudra。所以殺戮是手段之一。此外還有謀殺朗達瑪國王（841 年去世）也可以解釋為證明“解放殺戮”的做法。由於朗達瑪國王在統治期間據稱對佛教進行壓迫，一名叫 Lhalung Palgyi Dorjé 的和尚暗殺了他，因此他的行為被解釋

為通過殺害解放朗達瑪國王，恢復藏地佛教。這三個神話主導了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在藏地的發展。

### 主張與目標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將 Turner 禮儀模式的研究，應用於西藏佛教中的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其儀式限制於寧瑪派的傳統。並將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分別放入三個階段進行分析。特納主張，一個完整的通行方式理論上包括前期儀式(分離儀式)，限制儀式(過渡儀式)和後期儀式(重整儀式)。為了證實我的觀點，我將以 Martin Brood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法本進行分類。此外，再佐以個人實際參與經驗來主張 Turner 理論中「闕限期」類比為“解放殺戮”。這個“解放殺戮”(liberation killing)的概念，是普巴金剛在西藏佛教儀式的中心特徵，是實現無私自我佛教精神的目標。最後我想探討，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中的“憤怒”，其“憤怒”應該被視為“能量”而不是“情緒”。佛教的信仰實踐中常常談到轉化心境，轉化的力量不容小覷。

### 研究方法

回顧研究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的儀式的二手資料，其中有敦煌學者所找到的手稿論述。個人的參與經驗與訪談。並回溯 Vajrakīlaya(普巴金剛)個派別的儀式法本傳承。

### 章節安排

#### 第一章：緒論

本節包括我論文的動機、目的、我所提出的論點，方法論，以及相關文獻。另外，我將討論九世紀的朗達瑪國王謀殺事件的敘述，作為西藏歷史上有意義的事件，對西藏佛教發展產生了關鍵的宗教影響。進行分析這些資料，以突顯殺人行為如何被理解為“通過殺戮解放”的功用，以及它如何貫穿主題“解放殺戮”。

#### 第二章：Turner 眼下的 Vajrakīlaya 儀式

從印度傳統的 Vajrakīlaya 的起源開始，在八十年代末期的研究中，Robert Mayer 指出，在整個南亞文明中存在著大量有價值的證據證實 Vajrakīlaya 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事實。有趣的是，有文獻證據顯示，在上座佛教的佛教中，也有被稱為 paritta (Indrakila 在 Pali 術語) 中的 kīla 做法，顯著地突出了 kīla 的儀式做用，所以這些來源中象徵性地指出 kīla (Lily de Silva 1981 : 57-79)。這種類型的證據，證明儀式的普遍性或廣

泛性質在學術界受到歡迎，因為它可以幫助消除對許多宗教傳統有害的常見陳規、定型觀念和誤解，它是確定存在於即使在文化特異性很少又獨特的南亞文化中。此外，在 Dunhunag 的洞穴中發現的 Vajrakīlaya 的儀式法本中表明，將當地或本土神祇轉化為佛教的護法神，這導致了對傳統宗教信仰的重新詮釋。本章節將討論轉換的神性，其轉換的實際情況，敘述中提到蓮花生大士傳統上被認為直接參與傳授 Vajrakīlaya 的儀式和教法。主要問題是：為什麼 Vajrakīlaya 的傳統在西藏如此受歡迎和重要？當佛法傳播到西藏時，產生了什麼宗教意義？

Vajrakīlaya 儀式的根源深深地嵌入了西藏人類心靈的原始層面，它由特定人類文化的地理區所塑造。文獻中發現原始的祭祀中使用活生生的血祭，這也是印度和西藏共同的傳統 (Boord 2010 : 17)。有些學者認為，儀式中用來替代祭祀犧牲者的“人偶”可追溯到獻血犧牲的主題，這可以很容易地包含一些人類犧牲的事件 (Mayer 2008 : 32)。解放 (sgrol ba) 是由擬人化的“人偶”或通過象徵性地被殺死而實現。這種儀式解放的概念無疑是起源於印度，因為它完全吸取了印度的犧牲的儀式。在諸如婆羅門，吠陀，印度教等印度宗教中，神通過首先殺死惡魔的程序，將惡魔轉化為奉獻者，作為具有特殊保護作用的僕人，並將其復活。最著名的馴服行為就是 Rudra (Mayer 2008 : 17-20; Dalton 2011 : 29-43) 的故事。按照這種模式，“人偶”(犧牲) 被放置在過渡階段，直到得到救贖。在這裡，有一個問題是，我如何在儀式中理解和解釋“犧牲”在 Vajrakīlayarba 儀式中的“人偶”(犧牲) 功能？Vajrakīla- yarba 的儀式描述了人們如何參與和調和那些被認為是危險和破壞性的權力。根據 Turner，“犧牲”可以被定義為結構上不可定義的“過渡性”或“限制性角色”(Turner, 1964 : 12)。也就是說，在經歷彼此之間的地位的“人偶”儀式後是染污或和不純淨的，而在 Vajrakīlayarba 儀式中，它也像徵著褻瀆與神聖的關係。

#### 第三章：從轉化到証悟

這張章要處理的問題是類比“殺戮解放”與 Turner 的「闕限期」理論。Turner 提到通過儀式的主題是，在闕限期，在結構上，其主體是看不見 (Turner 1964 : 235)。在 Vajrakīlayar 儀式中的對

象必須被屠殺和毀滅，然後就看不見。主體已與以前的狀態分離，但尚未進入下一個狀態。過渡性或“限制性角色”產生。邊緣人物的結構“隱形”具有雙重特徵。他們不再被分類，尚未分類（Turner 1965：235-236）。在舞台的儀式中，過渡時期或“限制角色”被殺害，從而使儀式殺人合法化。簡而言之，儀式分為三個部分：第一，主體從正常環境中取出；第二，立即與神聖現實接觸，在那裡被解散和轉變；第三，元素最終被轉移到神聖的空間（Meinert 2006：125）。特別是第二階段意味著進入中間區，儀式的高潮時期，兩者之間的褻瀆狀態不清楚，神聖現實尚未得到實現。儀式本身就是一個灰色地帶，一個中間區域，因此，是一個從褻瀆層面到神聖的實現行為。因此，儀式本身就是引導受害者從普通的平原過渡到一個神聖的領域，從而將得到解脫。該過程實現了從禁止到授權殺人的過程。解放殺戮就像是轉變和重生的過渡時期的“限制階段”。

除了以上歷史源頭，儀式階段的分析。將時空置於現代。由於西藏佛教越來越多在西藏以外的地方傳教，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實踐動機和實踐情感，從傳法實踐中獲得好處和權力。因此，我認為 Vajrakīlaya 的儀式做法轉變是為了滿足新地區，新文化和新生活方式的需要。然而，根據台北一些西藏傳法中心的活動和個人經驗，目前，這種儀式是非常受歡迎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現世幸福和健康。與台北西藏佛教信奉者的對話中，我有機會問他們加入 Vajrakīlaya 的練習有多久，以及他們所獲得的好處。得到的答覆大部分都是積極正面，聲稱他們定期練習，效果是有益的。因此，我認為，目前運用儀式的模式已經轉化為一個更加物質化的目標，與市場需求接軌。Vajrakīlaya 不再是馴服或征服了。而是更側重於個人利益。因此，在本章的最後一節，我將討論實踐方面的問題，解決我一直在大多數佛教徒團體中所觀察的問題，我也會提供我自己對這種互動結果的見解與我在台北參加觀察經驗的回饋。

#### **第四章：結論**

儀式是一種旨在實現個人信仰和推崇宗教想像力的展演。儀式的元素和活動對其法教和社會宗教方面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馴服”這個概念控制著藏傳佛教的神話。理想上，

佛教是和平的，不會去做強制暴力或傷害生物。然而，佛教，特別是西藏佛教中的許多儀式背後的想法本來就是暴力的，因為它們涉及實現 犧牲，征服，轉化和解放的形式。所有宗教一般都包括有和平與暴力的兩面，人類也是如此。最終，和平與暴力在宗教上一起運作，就像在政治以及人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實現人性的積極價值。

這項研究將有助於了解“憤怒”和“殺戮”的轉變，反映如何在 Vajrakīlaya 的儀式中實現証悟的最終目標。通過應用 Turner 的理論來分析和理解 Vajrakīlaya 儀式的不同階段，將有助於澄清這種做法在各個階段的意義和功能。我們若能理解在儀式背後的隱喻和象徵意義上探索和揭示的越多的弦外之音的話，我們將越了解實際儀式的終極目的。雖然古代的 Vajrakīlaya 儀式旨在透過“殺戮”將“憤怒”轉化為証悟的開端，但是當代 Vajrakīlaya 儀式似乎正在經歷轉型，藏傳佛教向世界各地傳播之際，儀式進行的型態皆因人、事、時、地、物而有所變化，以適應新的快速的文化轉變和環境需要。